

文白对照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资治通鉴

主編 萧枫

拾玖



文白对照

资治通鉴

第十九册

主编 萧 枫

第二百六十三卷至第二百七十八卷
唐昭宗至后唐明宗(公元 902 - 932 年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二百六十三卷 唐纪七十九 昭宗天复二年至三年
(902至903年正月)..... (6955)
- 第二百六十四卷 唐纪八十 昭宗天复三年至天祐元年
(903年2月至904年闰4月)..... (6978)
- 第二百六十五卷 唐纪八十一 昭宗天祐元年至昭宣帝天祐
三年(904年5月至906年)..... (6996)
- 第二百六十六卷 后梁纪一 太祖开平元年至二年
(907至908年7月)..... (7014)
- 第二百六十七卷 后梁纪二 太祖开平二年至乾化元年
(908年8月至911年2月)..... (7039)
- 第二百六十八卷 后梁纪三 太祖乾化元年至均王乾化三年
(911年3月至913年11月)..... (7061)
- 第二百六十九卷 后梁纪四 均王乾化三年至贞明三年
(913年12月至917年6月)..... (7087)
- 第二百七十卷 后梁纪五 均王贞明三年至五年
(917年7月至919年9月)..... (7116)
- 第二百七十一卷 后梁纪六 均王贞明五年至龙德元二年
(919年10月至922年)..... (7145)
- 第二百七十二卷 后唐纪一 庄宗同光元年(923年)..... (7168)
- 第二百七十三卷 后唐纪二 庄宗同光二年至三年
(924至925年10月)..... (7198)
- 第二百七十四卷 后唐纪三 庄宗同光三年至明宗天成元年
(925年11月至926年3月)..... (7223)
- 第二百七十五卷 后唐纪四 明宗天成元年至二年

	(926 年 4 月至 927 年 6 月)·····	(7252)
第二百七十六卷	后唐纪五 明宗天成二年至四年 (927 年 7 月至 929 年)·····	(7275)
第二百七十七卷	后唐纪六 明宗长兴元年至三年 (930 至 932 年 6 月)·····	(7295)
第二百七十八卷	后唐纪七 明宗长兴三年至潞王清泰元年 (932 年 7 月至 934 年闰正月)·····	(7321)

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第二百六十三卷

唐纪七十九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
天复二年(壬戌、902)

丁卯，以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李嗣昭等攻慈、隰，下之。进逼晋、绛。己丑，全忠遣兄子友宁将兵会晋州刺史氏叔琮击之。

戊午，氏叔琮、朱友宁进攻李嗣昭、周德威营。时汴军横陈十里，而河东军不过数万，深入敌境，众心汹惧。德威出战而败，朱全忠令叔琮、友宁乘胜遂攻河东。

李克用闻嗣昭等败，遣李存信以亲兵逆之。至清源，遇汴军，存信走还晋阳；汴军取慈、隰、汾三州。辛酉，汴军围晋阳，营于晋祠，攻其西门。

召诸将议保云州，李嗣昭、李嗣源、周德威曰：“凡辈在此，

必能固守。王勿为此谋，动摇人心！”刘夫人言于克用曰：“存信，北川牧羊儿耳，安知运虑！王常笑王行瑜轻去其城，死于人手，今日反效之邪！且王昔居达靼，几不自免，赖朝廷多事，乃得复归。今一足出城，则祸变不测，塞外可得至邪！”克用乃止。居数日，溃兵复集，军府浸安。

李嗣昭、李嗣源数将敢死士夜入氏叔琮营，斩首捕虏，汴军惊扰，备御不暇。会大疫，丁卯，叔琮引兵还。嗣昭与周德威将兵追之，及石会关，叔琮留数马及旌旗于高冈之颠。嗣昭等以为有伏兵，乃引去，复取慈、隰、汾三州。自是克用不敢与全忠争者累年。

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：“不

贮军食，何以聚众？不置兵甲，何以克敌？不修城池，何以扞御？利害之间，请垂议度！”掌书记李袭吉献议，略曰：“国富不在仓储，兵强不由众寡，人归有德，神固害盈。聚敛宁有盗臣，苛政有如猛虎。所以鹿台将散，周武以兴；齐库既焚，晏婴入贺。”又曰：“伏以变法不若养人，改作何如旧贯！韩建蓄财无数，首事朱温；王珂变法如麻，一朝降城。中山城非不峻，蔡上兵非不多，前事甚明，可以为戒。且霸国无贫主，强将无弱兵。伏愿大王崇德爱人，去奢省役，设险固境，训兵务农。定乱者选武臣，制理者选文吏，钱谷有句，刑法有律。诛赏由我，则下无威福之弊；近密多正，则人无谗谤之忧。顺天时而绝欺诬，敬鬼神而禁淫祀，则不求富而国富，不求安而自安。外破元凶，内康疲俗，名高五霸，道冠八元。至于率閭閻，定间架，增曲榷，检田畴，开国建邦，恐未为切。”

朱氏恃其诈力，穷凶极暴，吞灭四邻，人怨神怒。今又攻逼乘舆，窥觐神器，此其极也，殆将毙矣！吾家世袭忠贞，势穷力

屈，无所愧心。大人当遵养时晦，以待其衰，奈何轻为沮丧，使群下失望乎！”克用悦，即命酒奏乐而罢。

刘夫人无子；克用宠姬曹氏生存易，刘夫人待曹氏加厚。

上以金吾将军李俨为江、淮宣谕使，书御札赐杨行密，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、中书令、吴王，以讨朱全忠。以朱瑾为平卢节度使，冯弘铎为武宁节度使。朱延寿为奉国节度使。加武安节度使马殷同平章事。淮南、宣歙、湖南等道立功将士，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，然后表闻。俨，张漾之子也，赐姓李。

辛丑，回鹘遣使入贡，请发兵赴难；上命翰林学士承旨韩偓答书许之。乙巳，偓上言：“戎狄兽心，不可倚信。彼见国家人物华靡，而城邑荒残，甲兵凋弊，必有轻中国之心，启其贪婪。且自会昌以来，回鹘为中国所破，恐其乘危复怨。所赐可汗书，宜谕以小小寇窃，不须赴难，虚愧其意，实沮其谋。”从之。

凤翔人闻朱全忠且来，皆惧；癸丑，城外居民皆迁入城。己未，全忠将精兵五万发河中，

至东渭横桥，遇霖雨，留旬日。

庚午，工部侍郎、平章事韦贻范遭母丧，宦官荐翰林学士姚洎为相。洎谋于韩偓，偓曰：“若图永久之利，则莫若未就为善；倘出上意，固无可。且汴军旦夕合围，孤城难保，家族在东，可不虑乎！”洎乃移疾，上亦自不许。

镇海、镇东节度使彭城王钱镠进爵越王。

上既不用洎，茂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，协力荐检，遂用之。

武宁节度使冯弘铎介居宣、扬之间，常不自安；然自恃楼船之强，不事两道。宁国节度使田頔欲图之，募弘铎工人造战舰，工人曰：“冯公远求坚木，故其船堪久用，今此无之。”頔曰：“第为之，吾止须一用耳。”弘铎将冯晖、颢建说弘铎先击頔，弘铎从之，帅众南上，声言攻洪州，实袭宣州也。杨行密使人止之；不从。辛巳，颢帅舟师逆击于葛山，大破之。

甲申，李茂贞大出兵，自将之，与朱全忠战于虢县之北，大败而还，死者万余人。丙戌，全忠遣其将孔勣出散关攻凤州，拔

之。丁亥，全忠进军凤翔城下。全忠朝服向城而泣，曰：“臣但欲迎车驾还宫耳，不与岐王角胜也。”遂为五寨环之。

冯弘铎收余众沿江将入海，杨行密恐其为后患，遣使犒军，且说之曰：“公徒众犹盛，胡为自弃沧海之外！吾府虽小，足以容公之众，使将吏各得其所，如何？”弘铎左右皆恸哭听命。弘铎至东塘，行密自乘轻舟迎之，从者十余人，常服，不持兵，升弘铎舟，慰谕之，举军感悦。署弘铎淮南节度副使，馆给甚厚。

初，弘铎遣牙将丹徒尚公迺诣行密求润州，行密不许。公迺大言曰：“公不见听，但恐不敌楼船耳。”至是，行密谓公迺曰：“颇记求润州时否？”公迺谢曰：“将吏各为其主，但恨无成耳。”行密笑曰：“尔事杨叟如事冯公，无忧矣！”

行密以李神福为升州刺史。

杨行密发兵讨朱全忠，以副使李承嗣权知淮南军府事。军吏欲以巨舰运粮，都知兵马使徐温曰：“运路久不行，葭苇堙塞，请用小艇，庶几易通。”军至宿州，会久雨，重载不能进，士有饥

色，而小艇先至，行密由是奇温，始与议军事。行密攻宿州，不克，竟以粮运不继引还。

韦贻范之为相也，多受人賂，许以官；既而以母丧罢去，日为债家所噪。亲吏刘延美，所负尤多，故汲汲于起复，日遣人诣两中尉、枢密及李茂贞求之。甲戌，命韩偓草贻范起复制，偓曰：“吾腕可断，此制不可草！”即上疏论贻范遭忧未数月，遽令起复，实骇物听，伤国体。学士院二中使怒曰：“学士勿以死为戏！”偓以疏授之，解衣而寝；二使不得已焚之。上即命罢草，仍赐敕褒赏之。八月，乙亥朔，班定，无白麻可宣；宦官喧言韩侍郎不肯草麻，闻者大骇。茂贞入见上曰：“陛下命相而学士不肯草麻，与反何异！”上曰：“卿辈荐贻范，朕不之违；学士不草麻，朕亦不之违。况彼所陈，事理明白，若之何不从！”茂贞不悦而出，至中书，见苏检校曰：“奸邪朋党，宛然如旧。”扼腕者久之。贻范犹经营不已，茂贞语人曰：“我实不知书生礼数，为贻范所误，会当于邠州安置。”贻范乃止。

初，孙儒死，其士卒多奔浙

西，钱镠爱其骁悍，以为中军，号武勇都。行军司马杜棱谏曰：“狼子野心，他日必为深患，请以土人代之。”不从。

镠如衣锦军，命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帅众治沟洫；镇海节度副使成及闻士卒怨言，白镠请罢役，不从。甲戌，镠临飧诸将，绾谋杀镠于座，不果，称疾先出。镠怪之，丁亥，命绾将所部兵先还杭州。及外城，纵兵焚掠。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以迎候兵与之合，进逼牙城。镠子传瑛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綽等闭门拒之，牙将潘长击绾，绾退守龙兴寺。镠还，及龙泉，闻变，疾驱至城北，使成及建镠旗鼓与绾战，镠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东北隅，逾城而入。直更卒凭鼓而寐，镠亲斩之，城中始知镠至。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，徐绾聚木将焚北门，建徽悉焚之。

己亥，再起复前户部侍郎、同平章事韦贻范，使姚洎草制。贻范不让，即表谢，明日，视事。

西川兵请假道于兴元，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；辛丑，西川前锋将王宗播攻之，不克，退保山寨。亲吏

柳修业谓宗播曰：“公举族归人，不为之死战，何以自保？”宗播令其众曰：“吾与汝曹决战，取功名；不尔，死于此！”遂破金牛、黑水、西县、褒城四寨。军校秦承厚攻西县，矢贯左目，达于右目，镞不出。王建自舐其创，脓渍镞出。王宗播攻马盘寨，继密战败，奔还汉中。西川军乘胜至城下，王宗涤帅众先登，遂克之，继密请降，迁于成都；得兵三万，骑五千，宗涤入屯汉中。王建曰：“继密残贼三辅，以其降，不忍杀。”复其姓名曰王万弘，不时召见。诸将陵易之，万弘终日纵酒，俳优辈亦加戏谑；万弘不胜忧愤，醉投池水而卒。

诏以王宗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宗涤有勇略，得众心，王建忌之。建作府门，绘以朱丹，蜀人谓之“画红楼”，建以宗涤姓名应之，王宗佺等疾其功，复构以飞语。建召宗涤至成都，诘责之，宗涤曰：“三蜀略平，大王听谗，杀功臣可矣。”建命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袭夜饮之酒，缢杀之，成都为之罢市，连营涕泣，如丧亲戚。建以指挥使王宗贺权兴元留后。

九月，乙巳，朱全忠以久雨，士卒病，召诸将议引兵归河中。亲从指挥使高季昌、左开道指挥使刘知俊曰：“天下英雄，窥此举一岁矣；今茂贞已困，奈何舍之去！”全忠患李茂贞坚壁不出，季昌请以谲计诱致之。募有能入城为谍者，骑士马景请行，曰：“此行必死，愿大王录其妻子。”全忠惻然止之，景不可。时全忠遣朱友伦发兵于大梁，明日将至，当出兵逐之。景请因此时给骏马杂众骑而出，全忠从之，命诸军皆秣马饱士。丁未旦，偃旗帜潜伏，营中寂如无人。景与众骑皆出，忽跃马西去，诈为逃亡，入城告茂贞曰：“全忠举军遁矣，独留伤病者近万人守营，今夕亦去矣，请速击之！”于是茂贞开门，悉众攻全忠营；全忠鼓于中军，百营俱出，纵兵击之，又遣数百骑据其城门，凤翔军进退失据，自蹈藉，杀伤殆尽。茂贞自是丧气，始议与全忠连和，奉车驾还京，不复以诏书勒全忠还镇矣。全忠表季昌为宋州团练使。季昌，硃石人，本朱友恭之仆夫也。

辛亥，李茂贞尽出骑兵于郾

州就乌粮。壬子，朱全忠穿蚰蜒壕围凤翔，设犬铺、铃架以绝内外。

或劝钱镠渡江东保越州，以避徐、许之难。杜建徽按剑叱之曰：“事或不济，同死于此，岂可复东渡乎！”

镠恐徐绾等据越州，遣大将顾全武将兵戍之。全武曰：“越州不足往，不若之广陵。”镠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闻绾等谋召田頔；田頔至，淮南助之，不可敌也。”建徽曰：“孙儒之难，王尝有德于杨公，今往告之，宜有以相报。”镠命全武告急于杨行密，全武曰：“徒往无益，请得王子为质。”镠命其子传璋为全武仆，与偕之广陵，且求婚于行密。过润州，团练使安仁义爱传璋清丽，将以十仆易之；全武夜半赂阍者逃去。

绾等果召田頔，頔引兵赴之，先遣亲吏何饶谓镠曰：“请大王东如越州，空府廨以相待，无为杀士卒！”镠报曰：“军中叛乱，何方无之！公为节帅，乃助贼为逆。战则亟战，又何大言！”頔筑垒绝往来之道，镠患之，募能夺其地者赏以州。衢州制置使陈

璋将卒三百出城奋击，遂夺其地，頔即以为衢州刺史。

顾全武至广陵，说杨行密曰：“使田頔得志，必为王患。王召頔还，钱王请以子传璋为质，且求婚。”行密许之，以女妻传璋。

冬，十月，李俨至扬州，杨行密始建制敕院，每有封拜，辄以告俨，于紫极宫玄宗像前陈制书，再拜然后下。

庚辰，朱全忠遣幕僚司马邺奉表入城；甲申，又遣使献熊白；自是献食物、缗帛相继。上皆先以示李茂贞，使启视之，茂贞亦不敢启。丙戌，复遣使请与茂贞议连和，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。丁亥，全忠表请修宫阙及迎车驾。己丑，遣国子司业薛昌祚、内使王延续赏诏赐全忠。

癸巳，茂贞复出兵击汴军城西寨，败还。全忠以绛袍衣降者，使招呼城中人，凤翔军夜缒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众。是后茂贞或遣兵出击汴军，多不为用，散还。茂贞疑上与全忠有密约，壬寅，更于御院北垣外增兵防卫。

汴军每夜鸣鼓角，城中地如

动。攻城者诘城上人云“劫天子贼”，乘城者诘城下人云“夺天子贼”。是冬，大雪，城中食尽，冻餓死者不可胜计；或卧未死已为人所斫。市中卖人肉，斤直钱百，犬肉直五百。茂贞储俸亦竭，以犬彘供御膳。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，削渍松栴以饲御马。

苏检数为韩偓经营入相，言于茂贞及中尉、枢密，且遣亲吏告偓，偓怒曰：“公与韦公自贬所召归，旬月致位宰相，讫不能有所为；今朝夕不济，乃欲以此相污邪！”

田頔急攻杭州，仍具舟将自西陵渡江，钱镠遣其将盛造、朱郁拒破之。

十二月，李茂勣遣使请降于朱全忠，更名周彝。于是茂贞山南州镇皆入王建，关中州镇皆入全忠，坐守孤城；乃密谋诛宦官以自赎，遣全忠书曰：“祸乱之兴，皆由全海；仆迎驾至此，以备他盗。公既志匡社稷，请公迎扈还宫，仆以弊甲凋兵，从公陈力。”全忠复书曰：“仆举兵至此，正以乘舆播迁；公能协力，固所愿也。”

杨行密使人召田鄴曰：“不还，吾且使人代镇宣州。”庚辰，鄴将还，征犒军钱二十万缗于钱镠，且求镠子为质，将妻以女。镠谓诸子：“孰能为田氏婿者？”莫对。镠欲遣幼子传球，传球不可。镠怒，将杀之。次子传鄴请行。吴夫人泣曰：“奈何置儿虎口！”传鄴曰：“纾国家之难，安敢爱身！”再拜而出，镠泣送之。传鄴从数人縋北门而下。鄴与徐绾、许再思同归宣州。镠夺传球内牙兵印。

越州客军指挥使张洪以徐绾之党自疑，帅步兵三百奔衢州，刺史陈璋纳之。温州将丁章逐刺史朱教，教奔福州。章据温州，田鄴遣使招之，道出衢州；陈璋听其往还，钱镠由是恨璋。

丁酉，上召李茂贞、苏检、李继海、李彦弼、李继岌、李继远、李继忠食，议与朱全忠和，上曰：“十六宅诸王以下，冻餓死者日有数人。在内诸王及公主、妃嫔，一日食粥，一日食汤饼，今亦竭矣。卿等意如何？”皆不对。上曰：“速当和解耳！”

凤翔兵十余人遮韩全海于左银台门，喧骂曰：“闯境涂炭，

阖城饿死，正为军容辈数人耳！”全诲叩头诉于茂贞，茂贞曰：“卒辈何如！”命酌酒两杯，对饮而罢。又诉于上，上亦渝解之。李继昭谓全诲曰：“昔杨军容破杨守亮一族，今军容亦破继昭一族邪！”慢骂之，遂出降于全忠，复姓符，名道昭。

三年(癸亥,903)

平卢节度王师范，颇好学，以忠义自许，为治有声迹。朱全忠图凤翔，韩全诲以诏书征藩镇兵入援乘舆，师范见之，泣下沾衿，曰：“吾属为帝室藩屏，岂得坐视天子困辱如此；各拥强兵，但自卫乎！”会张湊自长水亦遣之书，劝举义兵。师范曰：“张公言正合吾意，夫复何疑！虽力不足，当死生以之。”

时关东兵多从全忠在凤翔，师范分遣诸将作为贡献及商贩，包束兵仗，载以小车，入汴、徐、兖、郛、齐、沂、河南、孟、滑、河中、陕、虢、华等州，期以同日俱发，讨全忠。适诸州者多事泄被擒，独行军司马刘郛取兖州。时泰宁节度使葛从周悉将其兵屯郛州，郛先遣人为贩油者入城，诘其虚实及兵所从入；丙午，郛

将精兵五百夜自水窦入，比明，军城悉定，市人皆不知。郛据府舍，拜从周母，每旦省谒；待其妻子，甚有恩礼；子弟职掌，供亿如故。

全忠留节度判官裴迪守大梁，师范遣走卒赍书至大梁，迪问以东方事，走卒色动。迪察其有变，屏人问之，走卒具以实告。迪不暇白全忠，亟请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将兵万余人东巡兖、郛。友宁召葛从周于郛州，共攻师范。全忠闻变，亦分兵先归，使友宁并将之。

戊申，李茂贞独见上，中尉韩全诲、张彦弘、枢密使袁易简、周敬容皆不得对。茂贞请诛全诲等，与朱全忠和解，奉车驾还京。上喜，即遣内养帅凤翔卒四十人收全诲等，斩之。以御食使第五可范为左军中尉，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右军中尉，王知古为上院枢密使，杨度朗为下院枢密使。是夕，又斩李继筠、李继海、李彦弼及内诸司使韦处廷等十六人。己酉，遣韩偓及赵国夫人诣全忠营；又遣使囊全诲等二十余人首以示全忠，曰：“向来胁留车驾，惧罪离间，不欲协和，皆此

曹也。今朕与茂贞决意诛之，卿可晓谕诸军以豁众愤。”辛亥，全忠遣观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谢。

全诲等已诛，而全忠围犹未解。茂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凤翔，白上急召胤，令帅百官赴行在，凡四降诏，三赐朱书御札，言甚切至，悉复故官爵，胤竟称疾不至。茂贞惧，自致书于胤，辞甚卑逊。全忠亦以书召胤，且戏之曰：“吾未识天子，须公来辨其是非。”胤始来。

甲寅，凤翔始启城门。丙辰，全忠巡诸寨，至城北，有凤翔兵自北山下，全忠疑其逼己，遣兵击之，擒其将李继钦。上遣赵国夫人、冯翊夫人诣全忠营诘其故，全忠遣亲吏蒋玄晖奉表入奏。

李茂贞请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，又欲以苏检女为景王祕妃以自固。

时凤翔所诛宦官已七十二人，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从行者，诛九十人。

甲子，车驾出凤翔，幸全忠营。全忠素服待罪；命客省使宣旨释罪，去三仗，止报平安，以公服入谢。全忠见上，顿首流涕；

上命韩偓扶起之。上亦泣，曰：“宗庙社稷，赖卿再安；朕与宗族，赖卿再生。”亲解玉带以赐之。少休，即行。全忠单骑前导十余里，上辞之；全忠乃令朱友伦将兵扈从，自留部分后队，焚撤诸寨。友伦，存之子也。

是夕，车驾宿岐山；丁卯，至兴平，崔胤始帅百官迎谒。复以胤为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领三司如故。己巳，入长安。

庚午，全忠、崔胤同对。胤奏：“国初承平之时，宦官不典兵预政。天宝以来，宦官浸盛。贞元之末，分羽林卫为左、右神策军以便卫从，始令宦官主之，以二千人定制。自是参掌机密，夺百司权，上下弥缝，共为不法，大则构扇藩镇，倾危国家；小则卖官鬻狱，蠹害朝政。王室衰乱，职此之由，不翦其根，祸终不已。请悉罢诸司使，其事务尽归之省寺，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。”上从之。是日，全忠以兵驱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于内侍省，尽杀之，冤号之声，彻于内外。其出使外方者，诏所在收捕诛之，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。又诏成德节度使王镒选进

五十人充敕使，取其土风深厚，
人性谨朴也。上慰可范等或无
罪，为文祭之。自是宣传诏命，

皆令宫人出入；其两军内外八镇
兵悉属六军。以崔胤兼判六军
十二卫事。

〔译文〕

唐纪七十九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
天复二年(壬戌、公元902年)

丁卯日(二十日),派给事中韦貽范做工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李嗣昭等人攻打慈州、隰州,把它攻下来了,进兵逼迫晋州、绛州。己丑日(十二日),朱全忠派遣他的侄儿朱友宁率领士兵会合晋州刺史氏叔琮去攻打他。

戊午日(十三日),氏叔琮、朱友宁进兵攻击李嗣昭、周德威的军营。这时,汴州的军阵横着排列,绵延了十里路长,而河东的士兵不过几万人而已,深入敌人的领地里,部队恐惧,人心惶惶。李德威出去作战失败了,朱全忠命令氏叔琮、朱友宁趁着打赢进兵攻击河东。

李克用听说李嗣昭等人打败了,派遣李存信带领亲兵去迎击汴军,到了清源,跟汴军遇上了,李存信奔回晋阳;汴军占领了慈州、隰州、汾州三个地方。辛酉日(十五日),汴军包围晋阳,在晋王祠安营,攻击它的西门。

召集各将领商量退保云州,李嗣昭、李嗣源、周德威说:“我们几个孩子在这里,必定能够巩固防守的。父王不要做这种打算,以免动摇部队的信心。”刘夫人告诉李克用说:“李存信,他只是北川牧羊人的小孩罢了,哪时晓得长远的谋略呢?大王常常讥笑王行瑜轻易放弃他的守城,以至于死在别人的手中,今天反而要来仿效他吗?况且大王以前住在达靼,几乎不能够免于灾难,依赖朝廷里正值多事的时候,才能够再回来。今天,只要一离开守城,就会有无法估摸到的灾祸变乱,那里能够到达塞外呢。”李克用这才停止了退守的念头。过了几天,溃散的士兵又集中起来啦,将帅的府署才渐渐地安稳下来。

李嗣昭、李嗣源多次率领视死如归的猛士,在夜里进入氏叔琮的军营,斩杀首级,捕捉俘虏,汴州的军队惊动扰乱,准备防御都来不及了。遇

上了瘟疫的大流行，丁卯日（二十一日），氏叔琮只得率领军队退了回去。李嗣昭和周德威率领士兵追杀他们，到了石会关，氏叔琮留下几匹马，并且把旌旗插在高冈的顶巅。李嗣昭等人以为有隐伏的士兵，这才带兵回来，又收复了慈、隰、汾三个州。自此以后，李克用有好几年不敢再和朱全忠争斗了。

李克用派遣使尹向将帅营舍里的府尹询问道：“不储备军粮，如何聚集部队呢？不购置兵器、铠甲，如何克服敌人？不修治城墙沟池，如何捍卫城池呢？在利和害之间，敬请提出好的建议，俾便考查商量呀！”掌理书记的李袭吉发表意见，说：“国家的富有，不在仓库里储蓄的财物，军队的强大，不在于士兵的多少，人民都是归附于有美德的君王，而神灵本来就会减损志得望满而降福给谦退卑下的人啊！如果是横征暴敛的话，那么宁愿要像盗贼般的臣子，苛刻的政治就如同凶猛的老虎一般，所以散发鹿台的财物，周武王就因此而兴起；齐国藏物的库房被烧毁以后，晏婴就进入朝廷道贺啊！”又说：“说到要改变治国的方法，倒不如来培养人才好些，要改革作风，那里能如原先的事例？韩建蓄备的钱财，不计其数，但却都拿来服侍朱温；王珂改变旧法非常的多，但一下子就投降了寇贼；中山的城墙不是不高险，蔡上的士兵不

是不够多；以前发生的事情，是清清楚楚的，可以做为训戒啊！况且称霸的国家是不会有贫困的君王的，强盛的将领属下是不会有衰弱的士兵的。敬请大王崇尚美德，爱护人民，革除奢侈，减省赋役，设置险要来固守边境，训练士兵来勤务农事。要平定事乱的话就需选取勇武的臣子，要治理人民的话就要选取文职的官吏，钱财、米谷的出纳按照一定的规矩来办，刑罚的决断按照一定的法律来处理。诛杀奖赏由我们按统一标准去做，那么下属就没有作威作福的弊端了；往来密切的亲近臣子绝大多数是品行端正的人，那么在外的人民就不会有受到毁谤、谰言的担忧啦！依顺天道的运行而断绝欺诈、诬罔，敬事鬼神而禁止不正当的祭祀，那么，虽然不要求富有，国家也自然会富有，不要求安定也自然会安定下来啊！对外击破主要的寇贼，对内安定疲困的民众，声名高过五霸，道德冠于八元。至于收敛人民的赋税，订定房屋的税收，增加专卖的收入，检查田地的亩数、租金，开拓国土，建立家邦，恐怕不尽妥当吧！”

姓朱的依仗他的欺诈和暴力，极尽其凶恶残暴，侵吞消灭四方的邻居，弄得人神共忿。现在又进攻逼迫天子，窥伺帝位，这就是他已到极点的时候啊！大概就要暴毙了！我们家世代以忠贞王室相继承，今天虽然

形势困难，力量也不及他，但是我们问心无愧。父王应该率领人民，暂时隐退，以等待他的衰弱疲困，为何要轻易的恢心丧气，使得部众们失望呢？”李克用听了很高兴，立即命令人摆设酒席，演奏音乐，然后才休息。

刘夫人没有小孩；李克用宠爱的美姬曹氏生了李存勖，刘夫人对待曹氏更加地好了。

皇上派左金吾将军李俨做江、淮宣谕使，亲笔书写信札赐给杨行密，授命杨行密做东面行营都统、中书令、吴王，用以征讨朱全忠。派朱瑾做平卢节度使，冯弘铎做武宁节度使，朱延寿做奉国节度使。加封武安节度使马殷做同平章事。淮南、宣歙、湖南等道立功的将士们，都听用都统的牒文，奉承君命来提升递补，然后才上表向皇上报告。李俨，是张浚的儿子，皇上赐给他姓李。

辛丑日(二十五日)，回鹘派遣使者前来进贡物品，请求出动军队来共赴国难；皇上命令翰林学士承旨韩偓写信同意他。乙巳日(二十九日)，韩偓向皇上报告说：“戎族夷狄有禽兽一般的心意，是不可以依靠信任的。当他看到我们国家的人民过着奢侈生活，财物华贵而美丽，但是城邑荒废残颓，铠甲士兵凋零破败，必定会有轻视中国的心理，启发他们贪财的欲望，并且从武宗会昌三年以来，回鹘被我国打败，占领了他们的疆土，

恐怕他们会趁着我们危险紧急的时候来报复仇怨。赐给他们可汗的书信，应该晓谕他们，小小的寇贼，不需要他们前来救难，表面上感谢他们的好意，事实上是阻止他们的阴谋啊！”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。

凤翔人听说朱全忠就要来攻打啦，都很担惊害怕；癸丑日(初八)，城外的居民都搬进城中去了。己未日(十四日)，朱全忠率领精锐的士兵五万人从河中出发，到了东渭横桥，遇到天下大雨不停，耽搁了十天。

庚午日(二十五日)，工部侍郎、同平章事韦贻范遭逢母亲丧事；宦官推举翰林学士姚洎做宰相。姚洎跟韩偓商量谋划这件事，韩偓说：“如果要谋划永久性的利益，那么不如不要即位做宰相比较好；倘若是出于皇上的意思，本来是没有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况且汴州的军队早晚就要会合包围过来，我们所处的孤城很难以保全，而家族又在东方，怎可不考虑考虑呢！”姚洎于是上书推说有病，皇上也没有同意他当宰相。

镇海、镇东节度使彭城王钱缪，进封爵位做越王。

皇上既然不用姚洎，李茂贞跟宦官们害怕皇上自己用人，因此，同心协力推举苏检，皇上这才升用他。

武宁节度使冯弘铎居住在宣州和扬州之间，经常有不安全的感觉，然而仰仗有楼房的大船，战斗力强，